

又一次全国百所左右著名大学高管的重要聚会。为期3天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会(第十九次)于2月中旬在京召开。在一种清新的会风中,与会代表围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怎样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展开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并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草稿)》发表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总体部署和政策思路;激励了与会者朝着“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迈进的心气和心智。会上,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书记和校长作大会交流发言。这些发言稿准备充分,针对性强,见解独到,不乏思想火花,本刊同期予以登载(以发言先后排序),并向读者特别推介。

研究型大学的质量保障和评价

◆洪银兴

贯彻科学发展观,在经济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问题。我们创建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同样有个发展方式转变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 展片面追求“快”,片面追求外延扩张,重量轻质,重速度轻效益。这些问题同样会反映到高等教育中来。我们创建一流大学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走好字当头的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言,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科学的大学质量保障和评价体系,并以此为导向引导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与评价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大学的三大职能。其中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和基本职责,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之所在。构建科学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和评价体系,需要突出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对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认识要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大学有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之分,因而产生了研究型大学以研究为特色,重研究轻教学的误区。实际上,人才培养是各类大学无论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的共同职能。研究型大学对教学应该更加重视,教学质量应该更高。二是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任务繁重,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科研成果直接影响其地位和水准。现行的各种评

价体系和指标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因此研究型大学普遍把学科和队伍建设作为龙头和关键,人才培养实际上放在了后面。走出这个误区的关键,是要明确人才培养与学科、队伍建设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其他方面的建设不但不能冲击它,还应该服从它。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重要性与其产生的顺序一样,不能颠倒。南京大学为了鼓励教学,提出了“四个一视同仁”教师业绩评价原则:“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一视同仁;教学研究项目与科学研究项目一视同仁;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一视同仁;教学带头人与学科带头人一视同仁”。

第二,高等教育质量需要客观评价。对已经持续多年的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评估,社会评价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必须肯定,教学与科研相比,无论是高校内部还是对各所高校,教学评价往往是软的,科研评价总是硬的。科研不需推动,只需引导。抓教学是高校的天职,教学特别是教学质量尤其需要强力推动。教育部周期性评估就是对教学工作的一种强力推动。随着大学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教育部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对高校教学质量的评价和评估功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如果说要有所改进的话,那就是评价的标准和方式。

第三,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标准和方式需要改进。大学的人才培养,与企业生产产品具有许多共性。大学的生源质量和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是基本的评价标准。首先,人

人才培养质量评价要把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特别重视结果性评价。对就业水准的评价不能只看就业率,还要看就业层次,不能只看毕业当期的就业率,还要看半年乃至一年后的就业率。不能只看被单位接收,还要关注自主创业。其次,人才培养质量评价要防止科研化。在评选教学名师、教学成果奖时,要防止看重科研成果的倾向。特别要看重教学投入,教学思想以及所取得的教学成果。

第四,高校评估要分层次、分类型进行。对全国高校的评估,应根据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应该把全面评估与学科专业评估有效结合起来,对一些行业性强的专业要按照国际惯例,引入行业评估或者认证标准(例如,工程教育认证、医学教育认证等)。对研究型大学来说,人才培养质量标准要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相衔接。创新型人才也有两类:一类是研究人才,一类是创业人才。研究型大学应该探讨分类培养的途径,与此相应的评价标准也应该有所区别。南京大学已有的基础学科强化部主要培养研究人才,现在正在考虑建立创新创业学院,为有志创业者提供必要的创业课程。

二、科学研究的质量保障与评价

毋庸置疑,研究型大学需要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履行大学引领社会未来发展的使命。特别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研究型大学理应在其中发挥生力军乃至核心作用。

同经济建设中转变增长方式一样,大学的科学研究也有个转变增长方式的要求。基本要求有两个,一是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高;二是由个人兴趣转向国家目标。按此要求,科学研究的质量保障和评价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个人兴趣的研究与国家目标的关系。基础研究的许多成就起源于科学家研究的个人兴趣。对于科学研究的个人兴趣不应该排斥,而应该加以鼓励。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学教授,一般都是不赶科学时髦,长年追踪个人兴趣潜心研究的结果。但是,作为国家投入经费支持的项目和国家奖励的项目,则应该坚持国家目标导向的原则。这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国家对科学研究质量和评价应该围绕国家目标来设计。

第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的不同评价。南京大学对科学研究曾经提出“两个接轨”的发展思路: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方面与国际前沿接轨,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接轨。这两个接轨大致反映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同要求。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基础研究鼓励原始创新,应用研究鼓励成果转化。基础研究需要有长期行为,应用研究则要求及时转化。作为基础研究居于国际前沿的标志之

一,SCI论文、在《科学》和《自然》等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及其引用率应持续作为基础研究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第三,科学研究评价由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特别是成果的影响力评价。现在的科研成果评价基本上没有突破数量指标。如果仅以短期内的研究成果数量多少来衡量不同学科教师的科研业绩和水平不仅不公平,而且必然助长浮躁和导致平庸之作泛滥。评价并不是要将所有的东西全部加以量化才够客观,在实践操作中也不行。为了防止垃圾文章的大量出现,可以计算被评价人在高级杂志上发表文章占个人发表文章数量的比例,在评价时还可以限定被评价人提供文章的数量。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评价限定提交的论文数最多为10篇。新理论、新技术、新发现要获得社会认可,必须由科学群体做出裁决。任何量化评价都是科学评价的辅助手段。南京大学曾经在国内高校中在鼓励发表SCI论文方面起了带头作用。近年来学校适时地转向高影响因子论文、论文被引和国家级奖励等方面的评价和激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第四,应用性研究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市场评价和产业界的评价。大学的优势在研究领域,而不是在商业设计和开发上。大学与产业界合作就能做到优势互补,特别是得到产业界的支持。事实上,一所大学的社会影响力与其关注“身边责任”,注重社会服务影响力密不可分。

最后,科研成果的质量评价需要作投入和产出的评价。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效益评价是投入和产出的比较。目前的评价有两个问题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一是只看产出,不看投入。有些学校和教师获得的国家经费很多,但所产出的成果与此很不相称。二是只论投入,不看产出。有些评价主要看得到了多少科研经费,不看产出了多少成果。现实中有不少科研项目,虽然没有得到经费支持却产出了好的成果,结果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三、学科和队伍建设的质量保障与评价

研究型大学的基本优势在于学科和队伍建设的优势。南京大学等不少学校都提出“学科建设为龙头,队伍建设是关键”的建设思路。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知识活动中针对认识对象,而将自己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它是高等学校中进行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学科是培养人才的基地、科学研究的土壤、知识创新的摇篮。学科建设的思路也有个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发展方式问题。

第一,科学评价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科。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之所以在国际上拥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不是因为其所有学科都走在最前列,而是因为它有一批特色鲜明、实力雄厚的学科。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先生

在清华大学做的《21 世纪如何创新重组研究型大学》的演讲报告中,明确指出: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植最优异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然后其他学科也会自然而然地上升上来。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二个领域首先突破。一个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一流,一定要有先后。如果你确定要把某个专业办成世界一流,那就让每个系都去配合它。

第二,对研究型大学的整体评价不能只看学科数量,不看学科特色。现在对学校的评价,特别是排名,更多关注的是规模和学科数量,因此引导学校放弃特色去追求大而全。这是经济领域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反映。现在工科院校发展文理,文理院校发展工科就是这样。根据科学发展观,学校的整体评价应该关注特色和内涵。是否一流,不是看学科总量,而是关注学校已有的学科进入国内前二、三名在学校全部学科中的比重,而不是简单的学科加总。这种评价可以使各个高校把主要精力放在建一流学科上,防止乱上项目(学科)。

第三,统筹协调交叉学科和重点学科建设。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新兴学科的涌现。新兴学科一般产生于学科交叉处,优秀的科学成果也往往产生于交叉学科。学科建设特别要重视交叉学科建设,可现有的重点学科建设和评价影响交叉学科的产生。原因是重点学科的评选和评价基本上是针对现有学科进行的,或者是针对已有的学科目录。这对学校的导向是努力建设现有的学科,无暇顾及学科交叉。如果在今后的学科评价中重视交叉学科,情况就会好转。

南京大学在学科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方法是统筹兼顾,提出了在学科建设上坚持“四个统筹”。所谓“四个统筹”,是指在文科和理科、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一般学科和重点学科之间实行协调发

展。在学科建设的机制方面,南京大学从 2000 年开始先后成立了分子医学研究所等六个“学科特区”。该特区以“学科新、机制活、效益高”为特征,显现出旺盛的活力,不仅在申报国家重大项目、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培养年轻优秀人才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而且对全校学科整体水平和学科创新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四,学科建设与队伍建设紧密结合。一般说来,队伍建设水平直接影响学科建设水平。高水平学科离不开“大师”的引进和培养。但是从学科建设考虑,学科队伍不仅需要大师,更需要团队。南京大学的“大师加团队”模式对提升学科的整体水平起了关键性作用。如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的闵乃本团队就是这样。这个团队二十年磨一剑获得一等奖后,闵先生又宣布解散这个团队,要求团队的成员再去组织新的团队,形成许多大师加团队。新的成果,新的学科就可能在新的大师加团队中产生。根据这个思想,对学科和队伍的评价就不能仅仅评价有多少大师,还要看有没有形成以大师为核心的团队,这是保证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最后借用经济学中的经济起飞理论,说明高水平大学建设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经济起飞相当于飞机起飞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足够的能量推动,经济起飞则需要足够的资金推动;第二是需要发动机,经济起飞的发动机是几个能够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主导产业;第三是好的跑道和路径,适合经济起飞的跑道和路径是制度安排,也就是市场经济制度。我们建设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也需要这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足够的投入,二是若干起带头作用的优势学科,三是适合一流大学建设的制度安排,如现代大学制度等。

【作者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孙伟君)

大学人才培养使命的再思考

◆郑南宁

怎样诠释大学的内涵?一流大学如何做到名副其实?培养和造就优秀人才是一流大学内涵中存在的一种永恒的价值诉求,也是大学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魅力所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好阶段,特别是国家对一流大学的重点建设,大大地缩短了我国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高校的科研实力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一批重点大学成为我国科学研究事业中的主力军。然

而,由于发展的压力和物质利益的驱动,我们一些大学更多地把目光和注意力投向科学研究,又以即兴的方式服务社会,把大学这两种功能与人才培养这一根本目标等同起来,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强调学科建设甚于改善学生学习和教学的环境与条件,导致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本科的教育教学工作出现边缘化;另外,片面强调智力的作用,忽视对师生的价值观、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